

追悼靜賢法師專號

人海燈

第二十二期
十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錄

無言之痛	大庸	悼靜賢法師	陳深根	假和尚與假警察	靜賢遺著
月色無光悼靜師	竺摩	心花之歎	覺成	佛教新聞	記者
悼靜賢法師	會騰飛	願靜法師乘願再來	大本	編完以後	編者
我與靜賢法師	寄塵	痛念靜法師	普湛	編輯者	潮州嶺東佛學院
追懷靜賢法師	覺民	聞靜賢法師逝世感言	滙寓子	發行者	潮州嶺東佛學院
靜賢法師生西後的感言	萬泉	悼靜賢法師晚詩十五首	靜賢遺著	印刷者	潮州五字印務局
		天台二十五方便			

無言之痛

大庸

九月二十四日哈瓦斯倫敦電云：歐洲佛教徒會議，本日在倫敦居民稠密之甘頓區域佛教會內開會，出席各國代表六十人，此次會議目的，在研究以如何方法使佛法宏化歐陸？會議中第一事，係決定建築一寺院，俾號稱「亞洲祥光」之英國佛化居士得靜心修行。〔地點或在倫敦近郊之釋來府。〕與會代表相繼報告世界各國佛教之進步及消沉情形，會中供奉大理石佛像一尊，道空〔譯音〕法師披赭色袈裟，靜聆各國代表報告畢後，繼起發言，謂信仰之宗教已死，而知識之宗教則方興未艾，今人皆願有知識而不願有信仰云。最足使人注意者為德國國社黨代表奧斯德爾之演說謂：少年德意志準備接受佛教，蓋基督所倡導之基督教向來不來征服德國之心靈，教義尚謙抑實與德人本性而馳云。

看了這一段新聞，我便聯想到日本人宣

傳佛學的努力，日本在殖民地與僑民較多的地方，都派有傳教師，近來向西歐發展，尤有拾我其誰之概，日本佛教徒以輸送這「亞洲祥光」的使命為自任，以佛教第二祖國自居的我們應該怎末辦呢！

中國僧教機關里面所容納的學生除了若干天資太笨不堪造就的以外，當然有許多人材可出，可是，虛榮心，經濟，壽命，私人環境，種種問題磨折了他們，所以培植了很久的棵僧教育的樹上，祇結了幾朵小小的花朵。這中間，尤其是人材的壽命夭短使我們更加痛心！因為，這是無法解救的，可憐的僧教育委實再經不起這大打擊。

顯隆，大勇，覺三，蓮庭，大敬，靜賢等法師已是相繼圓寂，眼前的僧教育正是花正開時遭急雨，月當明處覆烏雲的時節，向西歐輸送「亞洲祥光」嗎？且慢！所以我這兒不得不先訴出我底無言之痛！

月色無光悼靜師

竺摩

今夜的中秋，月色是黯淡無光了！

中秋的前夕，老法師來書云：「昨接廈門來信，靜賢於古歷七月廿九日夜十二時死於日本醫院，深為哀悼！」意外的平地一聲雷，震碎了我的心弦，隱痛的腦袋，愈加發痛而昏沉，真耶？假耶？是「遠道傳聞」的事呢？默誦着，禱祝着，今天整天在行住坐臥間默誦着，禱祝着，我這個想頭是想中的，對的，那決定是齊東野語。——這樣百般無聊的自慰，想把這天和這事拖過去。

薄暮的天地籠罩上一層灰色，中秋的月已悄悄地爬上牆頭樹梢演漾着黯淡無力的光芒，我們依然在一間不見月色的靜室裡閱經書。我無意的說：「今夜有多少人在欣賞這良宵月景，唯有古寺清冷的我們是沒有中秋的月了；」大家一笑依然。忽然通窺二友的信送來了，渺茫的心海裡又掀起一陣忐忑的波浪，恐怖的神靈住我的靈魂，唔，大概是關於這事的吧？急急拆開一看，「怎末說法才好呢？死的終是死了！」死了！靜師「濟世有心」而「乘風無力」的你，就這樣完了嗎？就這樣完了嗎？就這樣長別五濁惡世嗎？你太忍心了！

我憶起前年的嚴冬，我將去南閩遠客武漢的時候，你惜別似的勉勵我：「你的進步很快，去武昌後須積極努力，將來替佛教作點大事；我的身體很貧弱，真的將無用了。」聽了你的警惕，除了漸作外，祇有默然誠意的接受與感謝。同時也會聯想起前二年你在鼓嶼仙岩寺的伴松居，與致來時講講詩書給我們大家聽的那種情景。於是我說：「從前山居的

那種情景，我們恐怕是難再得了」，你只是微笑。昔日的戲言，今朝都成了讖語。自從那時我們星散了之後我負笈廈島求學。你來慈谿山居，講經，著作，還不時賜教鼓勵我。及至你來閩院，正慶難得聲效，而我又要赴鄂轉學。「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人間聚散莫非緣。雖曾客受佛法薰陶過的我，對「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終難免學着詩人的悲觀。尤其是想起「我的身體很貧弱真的是無用了」，時時會替你擔憂而默祝你的康健，那里想得到這次之別竟成永別啊，人間世的事真是夢幻到不可捉摸！

生死的事，出家人原來視同家常便飯，有什麼稀奇，生什麼悲哀，只是象數凋零的深秋，佛殿欲傾，誰來支持？波旬崛起，誰來抗衡！衆生倒懸，誰來解救？大德知識們辦僧教育數十年來，究有幾多弘法利生的僧材？靜師！你是個通達佛意，性情慈悲的法師，數年來奔走甌甬間，弘化利人，不辭艱苦。今日獅吼灘汕，正為東浙衲兒大放光明的時節，不意竟於此時作淨土之遊，誰也不能訴說慧日無光！尤其是你弘願未展，偉業未完，誰都要「為法哭斯人」呀！死者死矣，來者未來，你的死，誰說不值得我們紀念啊！

積勞所以致疾，抑鬱所以傷神，你平生多悵鬱勞苦，也許是致死的最大原因吧？現在祇有希望你倒駕慈航，乘願再來，長作苦海的明燈！你死後有你的好友寄，通，窺諸法師做你的「柳亞子」出遺集紀念，你若知，當含笑於淨域罷？人生的生命如枝頭的秋葉，毫無保障，病魔纏綿的我，在這心境零亂底剎那，對你的死，還有什麼話說呢！！

今夜的中秋，月色是黯淡無光了！

中秋夜痛寫於慈谿白湖之濱

悼 靜 賢 法 師

曾騰飛

還是逼熱的昨天午後，我爲着要送兩本文學理論的書給通一法師，所以隨便偕着首蟬一同跑到開元寺，從那古井的小巷拐進去，再行幾步，由一條兩旁種着花木的小徑進去，便是他們的寄宿處了，當我倆踏進門時，窺誦法師是睡在布椅上，寄塵法師則坐在籐椅上，他們都是呆呆地一聲不响各自坐臥着。窺誦法師的眼綫在我的身上停滯了一下，才露出他的銀齒坐起來替我們點頭，進了廳，發現老通（平常叫熟了，呼通一總叫老通。）沒有在，剛要詢問的時候，老通蹣跚地從寄塵法師的房子里出來，今天似乎有點埋頭喪氣般，在他的口唇裡又吐出一句我所聽慣了的話：

「我差不多要死了！」

「那可以，死了我去你的像前拜你！」我也老是這樣戲耍他。

他嘆了一聲，跑到桌邊去泡茶，窺誦法師邀我奕象棋，接連奕過二次，一個學生來問關於靜賢法師的消息，寄塵法師很無聊地應一聲：

「靜賢法師死了！」

寄塵法師的國語有些含混，有時總聽不清楚，當我聽到「死」字的時候，我的心驟然揪了一下，可是我又懷疑自己或許聽錯了，要再問委實有點唐突，我只能這樣——

「你講的是什末了。」

「靜賢法師在廈門死了！」窺誦法師給我再補充一下，無疑地是死了！啊！死！死！我的心開始變成淒涼冷落了。

學生要報告噩耗的信看，老通給他，他就走了。

「那天死的？」我問老通。

「三四天前！」

「怎麼會死呢！」

「不知道，剛到醫院便死了。」

啊！靜師，你真的就這樣離開人間而一直長眠了麼？

你的英明的才學就這樣隨你同逝了麼？

你又爲什末才過三十歲便溘然歸老塚呢？可惜我不是個擅于詩文的人，否則不知要怎樣的悼念你啊！

我因爲朋友的介紹，結識了老通，一次，我到他那裏閒談，席間我看見一位和藹而不常說話的和尙，他的身體很瘦弱，說話時老是露出兩行白白的牙齒來而且聲音很低微，他似乎很熟悉似的開口便叫我霏君，問我投稿的事，後來我問老通，才知這位便是靜賢法師，往後，我們便常聯個八共聚着談天，當他的詩集「海滄集」出版時，我恰巧在老通處，他也在那圓桌上讀些我不懂的佛書，我稱讚他的詩的氣節的壯健，他只是搖搖頭揚着臉笑着。

今年的上半年我還在四中念書時，記得有一次放學回家跑至義安路打鉄巷口，猛然他有一種叫聲從後面追來——

「霏君！霏君！」

我馬上轉過頭去，原來叫我的便是靜賢法師，他已跟上來，我和他慢慢排排着走，他問我一些無關痛癢的話，又問我的店子在那里，再行了一下，我指給他看，請他進來坐，

他說時間太寬了，叫我有空常到關元寺坐談，我答應他，他就走了。

從這一別之後，我又因母親的病的轉重而至死亡，忙碌得將有一月沒有到老通處坐談，等到稍閒時，一天晚上到老通處，見靜賢法師不在，問問老通，說到廈門去了，又問那時才回來，却說不一定，我只得長嘆幾聲幾乎滴下幾行鵲流之淚來！

其後，我也真有些「望君不見誦君詩」的情慨（注：「望君不見誦君詩」是靜賢法師海滙集中和雲仙原韻之句）讀完了他的海滙集，在行格中我們便可以發現出他過去是一位怎樣的人，如「陶山休居苔昌義開福」云：

、自恨生平業障多，
病魔緊擾奈愁何，
年來意氣銷磨盡，
剩有孤身隱碧蘿，
再如「和乘上人原韻」：

爲着病魔志漸灰，
臨風對月自相哀！
出家學道竟成夢，
空在人間走一回。

够了，其餘還有很多，不一一盡舉，雖則這兩首詩都佈滿着頹廢派的色彩，可是是病魔對他的極端有緣害了他，也或許就是前世的「業障」吧！難怪在他的詩里要這樣暴露啊！靜賢法師的詩的好處，如客塵法師所說：「詩之莊者近

于寄禪，詩之諧者近于曼殊」。再如通一法師所說：「不實弄玄虛，能從平易中顯露真情」。他的詩有清有濁，清，清得妙，濁，濁得佳，而且字句的健麗是我們所望塵及多的，司空圖說詩二十四格，大概這集子里已經盡舉具看了吧。集中「夜讀」二絕云：「禪房獨坐伴寒燈，數幅經書讀已曾，偶倚樓台空恨恨，半窗殘月一孤僧」，這不是可以說「狀難寫之景如在眼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嗎？九一八事變，他憤激滿胸，有和虞佛心一律云：「讀罷新詩憤火冲，袈裟欲脫換英雄，無窮國難隨時起，有限年華感歲給，塞外離民悲夜月，域中壯士泣秋風，健兒從此齊聯結，滅盡倭奴願始空」，杜甫放翁之姿質已在這兒再現了，這不禁要使我許一聲：「莊哉！壯哉！法師之氣也」矣！

唉，靜師，那天在義安路一別，哪里曉得便是永訣？而且你又似乎憎恨我們的，要死也不在潮安徧徧跑到廈門去。我們早已曉得在你的「海滙集」的白跋裡你已說過你已知你自己是個挨不過三十歲的短命鬼，現在僥倖也會爬上二十歲的年頭，不但你自己會歡喜，就是我，就是這一寄塵窺諦智誠諸法師也替你歡喜啊！因此除你生辰設齋供衆外，還籌辦香燭麵餅等物替你祝壽，勸你出刊詩集。然而，那曉得你那揚眉歡笑的神情一瞬間便收斂了呢？唉！

我本來是喜歡讀你的詩集的，現在聽你逝世，使我更欲重讀起來，恨不得一字字吞進肚裡去。本來我早喜歡看你的小像的，現在更欲將你一毫一髮都數得清楚了！唉！靜師啊！你知道嗎！

我與靜賢法師

寄塵

在民國二十一年的涼爽的秋天，我的朋友大醒法師，時爲閩南佛學院代理院長，邀我到廈裏理院務，於是就和我故鄉——合肥——告別，奔上征途。在上海小住數日，憑弔九一八的戰蹟；開北街頭，吳淞江畔，滿目淒涼，不忍猝觀！於八月廿日搭英商安微輪，約兩日夜而又來到這「風俗」「言語」「習慣」不同的新興的廈門了。下輪後，乘人力車，至大南新區，一足跨進南普陀寺的大山門，就碰到好幾位的前期的舊同學，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歡喜的！後來，我的朋友大醒法師芝峯法師都來相接而問訊，三年闊別，晤于一但，舊雨新逢，其樂可知。

到海印樓和芝師法師談天且和其對奕，正在興高彩烈的當兒，打樓之上角教室走出一位髮長而面黑的青年同志和我微笑着點首坐下，冷冷地，靜靜地，停聲靜氣，作壁上觀。於是我的心中一面佈子，一面計算，在這一局終了應該怎樣地對付這面生的朋友？應該怎樣地接談纔對味兒？一局終了，我負芝勝，芝，很高興地介紹給他道：「這是寄塵法師」。又連忙地介紹給我道：「這是阿拉的老鄉靜賢法師」。我們不約而同地同聲的說道：「久仰久仰」。談到後來，纔知道這位面生的朋友也是武昌佛學院出身而且是第一期的，他曾在甯波觀宗寺弘法社的時候，又和我的師叔普潤和尚同過學並且很要好，我們的友情因此滋長而且更加親密了。

二十一年的冬天吧？南普陀寺的住持兼閩佛學院院長太虛大師，因聯任方丈，六年已滿，辭職告退，另簡繼席。代

理院長大醒法師，往滬公幹，一去不歸；教務主任芝峯法師，又奉院長法諭接編海潮音兼主持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編譯主任事宜。改選後，所辦的移交事宜，在寺務方面是我的朋友覺斌法師等負責，而在院務方面是不才勉任仟僮，因同志們的贊助，道友們的推愛，渡過難關，幸未辱命，而靜師房中講學，指導有方，其功實不可湮沒的。

二十二年的暑假時，新住持菴寺，移交清楚後，靜師移居紫雲岩，我亦掛單白鹿洞，院務謝去，清快無比。因新住持抱有陳見，措施方面稍有來當，致引起學潮，且日趨嚴重，學僧中，有識大體而熱心者，時相過從，帶點兒消息，靜師聞之，頗爲不平，一日過談，茲錄如下：——

「你知道麼？」

「什麼？」

「甲班學僧要畢業了！」

「那裏來的消息？」

「這是今早的A帶給我的！」

「甲班的學僧來院，也不過一年多罷了！畢業，程度恐怕不夠吧？」

「這不過美其名曰畢業，實際裏是要把老生滾出去，另招新生的！」

「唔！」

「聞學僧不服，已起學潮，而且學潮日趨于嚴重了！」

「唔！」

「聞名不如見面，今觀此而益信矣！」

「唔！」

「他的這種手段，不知從那裏學得來的，是不是他在上海學密的時候學得來的麼？聞他在上海所往來的是屬於失意的軍人和無聊的政客，恐怕是染上了政客的色彩和軍人的氣味吧？雖然，這回他的波折，也許是他的試金石。」

語頗幽默，亦今的東方滑稽之流亞也。

我們就是這樣的談談笑笑，流水般的光陰消逝于不知不覺之中了！一月後，接到潮州的朋友信，靜師和我應聘蒞潮，任職于嶺東佛學院兼接辦入海燈雜誌，雖一年以來，未有多大的建自，然在我們的小小的團體之中，也有不可湮沒的一點的紀念而已！靜師，尤其是不幸的靜師！在二十三年的暑假之中，竟以南方的氣候不相宜，致其多病之軀不能久持；在還溫避暑的計劃中，過廈癆疾養病于南普陀寺中約有五十餘日之久，于九月七號的早晨病歿于鼓浪嶼日人所設的傳愛醫院，噩耗傳來，至可哀也！

雖然，人孰無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只要死得其所，雖死尤生，而且死亦無憾了！若靜師者：其真心的出家，童真的入道，精究教乘，博覽三藏，法旌所指，信衆雲從，誠僧青年中的龍象，末法的光明幢也：雖雲水于異鄉，和病歿于醫院，在世情方面上着想似屬可哀，而在佛法方面上而談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遺憾的。

因靜師，自法旌南來後，已有兩個年頭了！，如主講廈門的閩南佛學院，主講潮州之嶺東佛學院，以及弘揚戒法于潮州之大開元寺，其所得法的學僧和得法的戒弟子們，約數

百人，亦云盛矣！不幸的此次病歿，正是爲法亡軀和死得其所，所謂「重于泰山」是也。

不過，以靜師的正在英俊的壯年的時代，又佛學和世學都有根基而且又是模範的僧青年，應該趁此壯年，秉其所學，教化人天，利益有情，而今！而今！冷冷地，悄悄地，無聲無聞的淹然長逝了！這無論識與不識的人們，而得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恐怕都要爲之掬一把的同情的熱淚吧？！

二三，十，四，寫于嶺南佛學院。

追悼靜賢法師收支賬目

收外寮諸師

智老和尚

大洋壹元

福來方丈

大洋伍元

根慧大師

大洋一元

從禮大師

大洋壹元

了澤大師

大洋貳元

德玄大師

大洋壹元

定會大師

大洋一元

乘香大師

大洋一元

集鏡大師

大洋一元

光普大師

大洋一元

澄照大師

毫洋一元

無名氏等

毫洋一元二角

收佛學院法師同學等

大洋拾貳元四角

毫洋柒元四角

收會慶庵諸師

大洋拾元

總收大洋三十八元四角

毫洋九元六角（化大洋）

總共收洋肆拾柒元一角二分七

支

支齋供錫壽銀

大洋捌元

支雜費銀

大洋拾伍元伍角

支相影製銅銀

大洋拾三元伍角

共支大洋叁拾柒元正

淨存大洋拾元一角二分厘七補

助人海燈靜師紀念號

追懷靜師法師

覺民

靜賢法師！

九月十七日，從廈門濟廣兄來信的報告，敘說你最近驟變的狀況和九月八日逝世的噩耗傳來，這真使我驚慌失色疑信半的恐怖起來了。因為數日前濟廣兄給我的信說：「靜師病漸漸好了，不久要回他的故鄉溫州去，囑我附筆問候你……」可是，這次濟廣兄的第二次來信即說：「唉！覺弟；你是靜師的好友，你是知道他的脾氣的，他的浪漫和天真，每日非有人和他談笑不可，可是，院務纏苦的我，一面因欲照顧同學們讀書，一面自己又要讀一點書，同時，不時還想寫著幾篇稿子，你看，一天到晚的辛苦異常，那有這許多的閒暇時間去和他談天呢？唉！可憐！靜師的病，竟因此又一天一天的沉重起來，現在他的病狀，業已深入膏肓，雖有華陀再世，亦無法可治牠了；所以前天（九月六日）靜師雖決意要去鼓浪嶼日本的博愛醫院，就診；但是，今天（九月九日）一早就有人來報告靜師昨晚已往生兜率矣。噫！靜師，求法十數載，弘法七八年，一生勤苦為教的精神，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去了；唉！……可憐……」我將這信讀到這裡的時候，我的內心已痛苦得不可言宣，熱血沸騰，不忍再讀；靜師！悲哀，墜淚，悶苦，替你與佛法前途共洒幾滴同情之淚；但，你已死了，夫復何言！

靜師！我與你初次相識的機會，是在前年九一八你和芝峯法師同去廈門擔任教授的時候；那時，我與守志同學在會客室談天，你來了，於是守志同學即替我倆介紹，他向我說

：「這位（指你）是靜賢法師，與芝峯法師同學；」他又對你說：「這位（指我）是我們本院的同學覺民學兄；」當時，你那溫和可欽的態度和帶着和藹可掬的笑容，說着半溫州方言的國語，表示着你是十足的僧青年；我呢，那時也不知怎樣的即生起畏敬和欽崇你的恭敬心起來了；靜師，這是我倆最初相識和最可紀念的第一次談話啊！

其次呢，你與守志同學走到我的寢室來的時候，我們才開始作長時間的談話；其中，我記得談到今日佛教的趨勢和現前的僧教育，你很慨嘆着僧制腐敗，僧伽墮落，並且你很快快的對我說：「的確，今後佛教興亡的責任是要我們來負擔着的，若是全靠老和尚是不行的了……」靜師！你這為佛教而犧牲而建設的精神，從你言語中處處皆能表現出你的理想卓絕，立志偉大。你說：「今日中國一班無知識的青年佛徒，固屬可憐；而一班掛羊頭賣狗肉的空以僧教育為號招的老和尚，更屬可恥；因為他們心意中的所謂僧教育者，是為保護他們的私產和廟宇，所謂造就人材，宏法利生，這些套語，不過是他們的護身符的口頭禪罷了；如像武昌和閩院這樣的僧教育的規模和熱忱，寔是中國僧教育畸形下鳳毛麟角……」這更使我崇拜你的言論爽直和宏大了。

靜師，你的熱心於僧教育的精神是如此，我們現在再就你的詩文言論而談吧，處處也可以表現出你的素志和懷抱，例如，這次你在人海燈僧青年專號所發表的「僧青年應如何

覺悟」的一篇論文中，第一段「僧青年應覺悟自己責任精進求學」的里面說：「我們僧伽的責任，除自修求解脫外，便是化導社會盡形壽的而作利人的事業；可是，回顧中國佛教徒的趨勢，却係一代不如一代，沿至晚近的出家者，簡直連自己都不知自己出家所為何事；上焉者，避居岩谷，所謂獨善其身的而不問他事，中焉者，飢來吃飯睡來眠的乃至叢林中度那悠遊遊戲的歲月；下焉者，誦經敲磬，終日做那道士式的應福事業，鎗送他可愛的青春年華。……唉！僧青年走到這個千鈞一髮新陳變化的時代當中，自己既能覺悟自己的責任重大，則應立志窮研教義，從事學問；……」這你是對於佛教大勢和佛教徒認識後的一段活潑的寫真；但是，這根源源，這種認識佛教徒的高調，仍不是你的理想和立志的結晶處，因為表示你的目的與精神的所在，是在第三段「僧青年應覺悟僧團的黑暗與努力整頓」的一節中：「僧青年們！努力吧！這些都是我們的責任，因為一般長老上座們的頭腦是十二世紀的產物，那里能管這些閑事呢？我們既具有相當的知識，新穎的頭腦和遠大的眼光，故應徹底覺悟這情景，大家一同努力改革這過去的一切舊惡習，而建設適應環境契合社會要求的新佛教和新僧團……」靜師！我們從你這簡簡單單的數語中，即能見出你抱有偉大的志願，驚人的卓見，但是，現今為何你就這樣一聲不响地放下哩？唉！靜師！算了嗎？

你的理想中對於改革佛教的用心和苦思，愧我沒有他心智不能知到你的底細，所以我不敢斷定你的可否，和妄加附會；但是，就你現在為佛教教育的熱忱和誨人不倦表現出

的精神來說，你確是抱有僧制不整、精神不死的大誓願所在哩；不過，談到你這次驟然擺脫一切，棄色身而証法身，捨幻塵而契實際的涅槃死跡，這大約你也預至時知的了吧？如你所作的海滄集中說：「哈！我居然到三十歲。這一句話是我今年過了正月初一聽到拍拍炮仗聲後，潛意識中就常自憂而又喜的密念着。怎末呢？因為我自小身體就異常衰弱，且在二十三時，又害過咯血症。不但旁人皆說我是短命鬼，（三十歲以下的短命鬼）就是我自己也決定我挨不到三十的長度……」我們從此就能料想到你的死，已是你意料中事，這是無可諱言的；又如，你在廈門送給我的相片上你親筆所題的「風柳飄搖瘦病身，無能斬斷俗塵塵，與君共集煙霞侶，苦海無邊早出輪。」這更是你已觀人生如朝露生死如煙雲的偉志。顯出這苦海羈絆的預言啊！

總之，靜師！你知道嗎？我們對於你解脫四大放棄這五蘊的幻身而示常人的軌跡，這我並不替你悲哀！懊惱！痛哭！實因為這色塵軀體的幻形。人生無常，終所不免；你的化緣和宿業既盡，去又何妨呢？不過，若就世人的常情而論，人世蒼茫，教勢日下，你這生中空吃十數年的求學的痛苦，不能用；則我們的心中不無稍有介介，似有無數的苦哀和同情的熱淚的直下，但是，你已死了，夫復何言！

好了！靜師！我的五內唯一的希望和禱祝，惟願你上生兜率內院，與彌勒如來共赴龍華三會，不忘苦海中的群迷，不忘你舊日心懷的偉志，再作度人的法器，普利人天吧！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靜賢法師生西後的感言

萬 泉

奇怪！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關於上面這兩個問題，真是難答，假如有人問我，我只有木然啞然地表示着，給他作一個的啞迷的答覆。

現在要來談談「死」，但是，要對諸位先說一聲；我所談的死，不是作「死」的研究，也不是作「死的討論」，……我要談的死，就是我們青年僧伽們；所見的靜賢法師這回過去的。諸位大概對於靜賢二字，早已知道了吧？我想：在中國現代青年僧伽們！坐在講台下的，親受過靜賢法師的課的，退不少；聞名而未晤面的，也很不少；尤其是閩南和潮汕一帶。

爲了要紀念他，我現在即寫了這篇文章，在我個人是作紀念的；在諸位：簡直是個噩音——這回靜賢法師的歸西嗎？當然：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但是我：是全然知道的一個；現在我想：將我起先和靜賢法師所認識的時候，和這次與靜賢法師作永別的時候，其中經過，作一報告：

民廿一年，黃葉滿山，籬菊茂盛的八月（陰曆）仲秋的時候，廈門閩南佛學院暑假告滿了。在未上課的前一日，閩院教務主任芝峯法師由浙歸來；并且僧有一位法師來，這法師：即這次圓寂的靜賢法師；我和他認識的，就是在這個地方，那時我是初到閩院求學的，在這一學期，我開始領受靜賢法師的課了那時我們一班的同學也算不少共有五人；時間短促，課務繁多，同學們對於法師談話的機會，確是很少，幸而有晚餐後的點把鐘散步的時間，於是乎我們就同在一路散步，或涉於高山，或遊於海濱其地不一。因爲他年比我們

長，而且又是我們的教師對於世界認識的一切的一切，他莫不過我們，這是無可再言的了；同學們喜歡跟他一塊兒出去散步，無疑地想借點油，增長增長自己的知識；如逝水不停留的光陰，由秋入冬，由冬入春一直又到夏，一學期兩學期結束了，暑假在無形之中又降臨了。靜賢法師在這個暑假期中，就到潮州嶺東佛學院去了！這是去夏的事情。

自靜賢法師去了後，我們雖缺乏他的指導，但是他到潮在人海燈上所發表的文章，我們讀之，宛如在課堂上，散步時，所教訓我們的一般無異。

推殘人們的壽命和精神的無情光陰，自靜賢法師離閩赴潮後，轉瞬之間不覺又復一年了，遠離思故鄉的靜賢法師，在本年暑假中期，他本想回浙，看看二載未面的故鄉的江河，和闊別座上的師長們，不幸中途遇病，一蹶不起，從此後，他與世長辭，與故鄉江河，座上師長……作一永別了。言念及此，怎不令人怨傷他的亡天，惋惜他的前途呢？我想，不但是他前途的不幸，亦是青年僧伽們的不幸；而且是中國的佛教，莫大的損失！從此我們到何處去尋找這樣的一個青年僧伽們指導者呢？我們又從何處去再找這樣一個勤勉中國佛教佛學資料的供給者呢！！

自廿年前虛大師提倡佛教革命的時候，他也其中踴躍贊成，奮身助手的一個，爲大法計，欲謀完成他一生計劃中的工作，由浙而閩，由閩而粵，爲佛教而犧牲了他的生命；在價值上，實有無限量的。在佛教青年僧伽們和佛教前途兩方面，我們尤惋惜他的死亡而傷心，而流淚，而長嘆息呵！曇花的一現，生命的無常，死不能復生，夫復何言？

約莫是七月七吧？這時候院中已經放假了。在這個早晨八時許在庫房照客來院找濟賢法師去接電話，濟師去了回來說：「靜賢法師由潮慶廈，病倒在新南旅社！」同時他即到廈去接他到南普陀，歇宿在海印樓下的一個房間；是午即請西醫林醒民先生來診治，據醫生說：「是害了腸炎病，從那天起，醫生數次的注射；二十餘日後，靜賢法師的病態稍減，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他的精神呢？也略有恢復，也有好幾次來學院和我談話，當時靜賢法師自己以為病可以好了，即不請醫生，願靜養可以無事了他這樣想。那裡知道，月餘中他中他的病態一天不如一天，他的體格唯有向着虛弱的路上

去；消瘦灰黃的臉孔，越顯得怕人，兩個月來爲他奮戰，爲他忙碌的濟師，在他病當中略有恢復時候，他總是百般安慰，勸他吃藥，奈靜賢法師總是不聽話，一天捱一天，病魔總是在他身上般的攻擊，征伐他到了無可屈服的地步，到了本月五號這一天，他想到醫院去，幸喜有個廈門紫雲岩當家，替他設法找醫院；經本埠大同路的蔡吉堂居士，介紹到鼓浪嶼博愛會醫院後；次日靜賢法師即遷移到鼓浪嶼就醫了。在任何人也想不到，他從這天一別南普陀，即是他一生最後的一次呢？屢！他一生的希望，要求，……種種都隨他到了虛無縹緲之鄉去了完了！他的一生完了！他最後的黑漆一團，即在鼓浪嶼實現了。

九，二一，寫于閩院。

悼靜賢法師

陳深根

予性嗜聞禪理，故舊多知之。今歲六月間，由會君騰飛介紹得識通一法師，往來談論，備極相慕——嗣見其牀頭，有海滙詩集，予取閱，甚愜於心。質其作者，通一法師曰：此本院教師，靜賢法師所著也。予聞之，甚願見其人，遂請爲介，通一法師曰：彼已返溫度夏就道十餘日矣。既而通一法師持海滙集一部惠予，予拜領之，暇即吟哦，日不釋手，其中之最妙者，如：「自漢口抵蕪湖經小孤山」、「秋日寄懷佛性禪友」、「秋日山居」、暮渡飛雲江等首，俱工穩，可爲法師，予乃傾慕益深，恨不能即識其面而後快。於是走謁通一法師，詢靜賢法師，蒞潮之期？法師曰：彼中途病困廈門，已來函辭職，諒無再臨貴地之可能矣。予聆其語，不禁歎歎，於是知偶識一面，亦有前緣矣。予若數月前，得識通一法師，彼必介靜師與予識，乃靜師竟一病不起；長逝人間，登西

方樂國，今而後，永無識面之期矣。夫法師不死雖已海角天涯，或幸尙可得邂逅之緣，而今已矣！除非上窮碧落，及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或能瞻仰法顏耳。然十六根未淨，妄念自付斷不能至其樂地，落月屋梁，徒增懷感已耳。法師平生言行正足以表率佛教，且識文翰，卓犖過諸釋子，當倭奴入寇時，中心憤懣，現於詞色，詩中有「僊兒從此齊聯結，滅盡倭奴圖始空」之句，噫！其語雖有未合於釋家，然一片婆心愛護祖國，可想見矣。惜天不假其年，事功未竟，而中道殞折，豈不令關懷佛教者，感慨係之乎！雖然，死生命也。達者觀之，無足重輕，惟人之死勿輕於鴻毛耳，師之壽，雖云乎短，而有海滙詩集流行於世，得後人仰慕追思，吟哦褒譽，亦千古不磨滅也。嗚呼，靜師有知其當開顏含笑，首肯吾言，而於夢中慰我傾慕乎？

靜賢法師遺像

靜賢法師像贊

這一個漢子
聰明無比
精通三藏
博究教理



弘化南北
聲振遐邇
四眾歸依
人天仰止
寄塵敬題

靜賢法師行畧

通一

法師字寬聖，浙江瑞安人，九歲喪母，十二歲隨父至毘陵天寧寺，居無何，伯叔聯袂來尋，謂：「兄當回家以嗣宗祧」。師毅然曰：「父老欲証無生，余寧忍忽然捨去耶！」伯叔視師敦孝若此，乃頽然返。旬日間父子以同時剃度聞矣。十五歲，父以兄長，又復見背；梵梵孤獨，形影相哀，人世淒涼，無逾此者！旋金山靜觀和尚親師夙具慧種，收為法嗣，朝夕課以台宗精義，唐宋詩文，督策至嚴。及長，資助就學，居甬城觀宗宏法社武昌佛學院者凡數年，師體原弱，至此益頽羸矣。乃居陶山閉關息養，閱年稍痊。其時仙岩主人顯壽和上堅請敷演法華，師以佛徒弘法，義不容辭，諾之。擇期既足，江浙忽構戰禍，靜觀和上頗憂慮之，乃言其事於金山活佛妙善大師，囑為護助，不旋踵間而活佛以銀票千數密敬，終其法會，聽衆逾數百人，法緣之盛，有如此者。

民國廿年，師應閩南佛學院聘，南來講學，閱年閩院改組，適嶺院初成，主事者飛函延聘，既一年，員生翕然，咸推師表。師性沉穆，寡言笑，居恒敝履汚衫，不修邊幅，日手一卷咿唔，人爭謂解脫境界中人。師每言佛教弊象，則有如切肌之痛。嘗曰：「軌近僧教育，非好高則流于敷衍，吾將就×處試辦，不營遠而求實際，俾期普效」。迨今年春，師值卅初度，同人等德惠將詩付梓，以廣流傳，師在其自跋中已充分表現其對死之超然態度，此非遂于三觀之旨者曷克徵此？噫！師今逝矣，于新佛教運動中失一楨幹，吾輩拖泥帶水，將何以淬勵以求僧教育之完成，而慰故人邪！（余近師日短，所知者盡乎此，至詳細傳記，尙有待于師之師友完成之。）

中國紅十字會之賑濟工作



中國紅十字會之賑濟工作

心花之獻

獻給靜賢法師

覺成

靜法師！在九月十一號的下午，我正納悶地翻閱着海潮音月刊，恍惚間聽到一陣踉蹌的步聲，似乎有一個人由會客室走進了和我相隔一道板壁的智誠法師底房間；接着，就聽見那邊很傷感的說：「靜賢法師死了」；這句話，我聽得非常清楚，並且辨明是窺諦法師底語音。這時，我手裡抓着的海潮音，會無端地掉落在地上，心頭在怦怦跳動，我駭異地跑過那邊去詢問這噩耗的由來，我底話還沒有出口，窺法師便同樣的給我一聲：「靜賢法師死了」他像知道我底來意似的。接着又說：「剛纔接到南普陀懸雲法師寄給通法師底信，關於靜賢法師底死耗，說得很詳細呢。據說，死在醫院裡，真的，够人悲慘啊！唉！」他說着嘆着，於是我們三個人默默地感傷了半晌，大家都說不出什麼話來，一會兒窺法師又嘆了一聲，說：「人生太無意義了」！這樣，大家太息了一回，才各自悽惶而散。

唉：法師！我受了你底良好的佛學初基的法益和被你那對待同學們一視同仁的慈惠所感動，我對於你已有了深刻的敬佩和崇仰，同時我們在過去兩學期中逐日在課堂裡一小時的會面，你對於我底日常的行爲，也有了相當地了解承你底高情，很稱許我；可是，我有什麼值得法師的稱許呢？我只有慚愧！不過，我不失望，我會進一步的勵進的，使法師的稱許不致爲空幻，我想：我底努力，至少能令法師在常寂光中曾得到少許慰安而開顏含笑一回的吧？！

唉：法師：你不死在潮州，而死在廈門，在潮州不病而病於廈門，途遠程遙，我既沒有能够趨侍病榻，稍盡捧湯進藥的職責，又不果一視最後的慈容，我只有對天而嘆，臨風而悲，唉！法師，出家人的苦楚，真是沒有窮盡的，尤其是爲將來引法而聽客異鄉的求養份子和參學遠方的禪和子們，對于自衛稍不小心，那無情的病魔便會乘隙襲進你的身軀，纏得你動彈不得，大病臨頭了既沒有親人過問，而又困於經濟；調養那根本便談不上，假使這時無常一到，父母師長，遠在故鄉，而所近在咫尺的人都是同樣的寄身鄉外，至多流幾滴同情之淚罷了，又有誰來完善你的身後各事呢！

法師，這次你雖沒有感到經濟支絀的困難，但子然一身僵歿於醫院，沒有人聽到你底遺言，也沒有和人作最後的訣別，我們聽了這消息時，怎不悚然寒心悽然悲傷啊！本來，就佛教緣生法而論，則宇宙萬有——一切有爲色法的體相——都由衆緣和合而生，所謂「緣聚則生緣散則滅」，「五蘊非有四大本空」生而何樂？死而何哀，但，我們在同爲衆生沒有證達真理之先，對於俗習的繫縛，尙未能完全紓解，仍在被環境支配而沒有能够支配環境之下，這觸境生感觀物懷人的心情，怎末能够就免除了呢！

唉！法師！在你未走的前幾天，文照同學爲你餞行，並且約我作陪，那天晚上，你底清興勃發，談吐如流，忻忭異常；我因爲也想回江蘇一走，所以趁興順便向你請假，你以

爲我一去不來似的，頓時斂起笑容，正色地以一種剛而且硬的口吻給我一番義至理合的教訓。當時，我除感激涕零遵從以外，我對於你底認識和敬佩，又深深地肺腑上鐫下了一條重痕，你教我「不能輕易地鬆放了求學的機會無事不必妄動，更不能浪擲掉求學的時間……」法師！我一切都依從了你底明訓，接受了你底教誡而你怎末一去就永遠的不來了呢？唉！真的生離即是死別嗎？

唉！法師：你現在已經超出了你向所厭棄的五濁世界而達到你生平所祈求的極樂園土去了，渾噩終日，落子塵俗，而不知自拔的我，還利口喋喋來向你囑咐什末？已是所謂聖凡相異世界各別了。即有滿腹衷懷要向你傾露已爲事實所

願靜法師乘願再來

九月十一日晌午的當兒，我正在寢室憩息，忽見慧權同學由外面踉蹌地進來，滿面慘色，氣喘喘地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我們教師靜……賢……法……師在廈門圓寂了！」當時我聽了這話，好像迅雷擊頂相似，渾身毛孔都豎了起來，遍體生津，情不自禁的淚珠忽地奪眶出來了，接着，我問：「真的嗎？這噩耗你從什末地方得來的？不要聽錯了罷？」他垂頭傷氣地說：「難道我還拿這死話哄騙你不會？」我是看見院里僕役——文海——上來請親詣法師到寶閣若去，從他——文海——口里說來的。這時同學們個個都嚷起來說：「不好了！不好了！靜賢法師在廈門圓寂了！」

今年夏天，在暑假期中，你有一天上丁樓，跑到我們宿舍里邊會了生同學，不料了生同學請假往街有事去了，你就

不許；但，我深信你底軀體雖已物化，而你那憐愍青年的悲懷和愛國護教英勇的精神，決不會同時消滅的，而且你生前的救人救世的願心也很偉大。你在娑婆世界的精神既沒有消沉，願心更沒有圓滿；那末，你對於娑婆世界的關係，當然不能就此脫離干淨了的，因此，我才敢用我本具的肺腑的惻愴來心口相應地和你攀談幾句中心久蓄着的實言，這是我從心絃上奏出的一曲純淨的悲調，法師：你很願賞聽的吧！我在這悽風苦雨中向你行一個最後的慘慟的頂禮你底覺靈有知嗎？唉！唉！

二三·十，二，寫于嶺東佛學院。

大本

隨便坐下，問我道：「大本師！你從前不是睡在第三宿舍里邊，怎麼遷移到第二宿舍來，我還不知道呢，」隨後又說：「你們在暑假期內要用功啦！不能把大好的青年光陰拋棄了，現在社會進化新舊僧伽交替過程的當兒，如果沒有一點學識，沒有一點道德，恐怕將來難以立足于社會呵！猶其你們青年學子必須要用一番苦功，因為你們是未來佛教的主人翁，佛教里邊的振興事業，都要望你們努力成功啊！我最渴望你們就是求學要忍得苦耐得勞，無論什末事體都要以身作則，研究學問都要腳踏實地，不要學那名不符實的一流，現在佛學院畢業出來的學僧，差不多都是名不符實的，你問他法相宗與現代社會爲什末接近的？爲什末獨盛的？其餘各宗，怎麼不及牠的！像這種種問題，恐怕他們還是回不出來的呢？

「你說了這半天的話，那種和雷可親地態度和嘹亮的清音，真是使我永久地深深地印在腦海中而忘記不掉的啊！」

法師！你在領院差不多祇有一年的光陰，以時間計算起來，當然不很長久。可是我們學僧受你底法益已是很多的了，你把深奧幽邃地佛學，用平易的教授法傳給我們，使我們學僧個個都能得其概要，由這地方看來，可見得你對於我們學僧的課事是非常熱心的了。

法師：你那佛教新運動的熱忱，和救國的主張，我是久經崇拜和欽佩的，爲東北失陷在日本鐵蹄之下，你不是有這麼一首詩載在滄海集上：『讀罷新詩憤火冲，袈裟欲脫換英雄。無男國難隨時起，有限年華感歲終；塞外離民悲夜月，域中壯士泣秋風！健兒從此齊聯結，滅盡倭奴願始空。』我們由此看來，你底熱心愛國實非常人可比了。

你這次噩耗傳來，凡是與你認識的，誰都是悲喪掉淚和感覺到淒慘的，你在滄海集自跋上，不是這樣的說：『哈我居然到了三十歲……又說自小身體就異常地衰弱，且在二十三歲時，又害過咯血症，不但旁人皆說我是短命鬼，（三十以下的短命鬼）就是我自己也決定挨不到三十的長度，所以我二十四歲在故鄉陶山閉關休養時，穿的褲子破得連皮肉都漏出來，朋友叫我做一件我都不肯做，以爲不久就

痛念靜法師

我的親教師！我真想不到你這次和我們的離別是一個永遠不可再會的長別啊！在暑假休業的時候，你會經和我們說過要回到故鄉去一趟，當時大家都以爲這不過暫時的分別罷

西歸老家去，何必多此一舉而空費金錢？……」又說：「雖然三十是出淺短的敘度去莊子所謂下壽尙只一半，但在我心目中也覺得很可以，後半個花甲，天公給與不給與自然無心去問他，而後半個花甲總算被我抓住了……」由這看來，知道你自幼身體衰弱又知道你後半個苦甲天公給與不給與自然無心去問他，從這里觀察就知道你你對於未來的生死大有毫不介懷之概啊！

唉！法師呀：你那天噩耗傳來，奇怪呢，天上陽光本來很強烈的，不料霎時狂風四起，濛濛地雨，驟然地降下來了，這不是天也悲喪你，向我們表示同情嗎？

法師！你這次死不但我們嶺東佛學院青年學子如喪了考妣，就是全國僧教育道場中也失去了一盞明燈似的！我想你的死：決不會往生西方極樂，也不會上昇兜率陀院，決定願再來人世的吧？因爲，你底心量廣大，誓願弘深，要化娑婆爲極樂，要化娑婆爲兜率陀院，這是我所素知的呢。

法師啊！法師啊！希望你早來吧？教導未來的一班僧青年——無知無識的僧青年！救脫這一班沉淪苦海的苦惱衆生。

法師啊！法師啊：來吧；早早來吧！早早來吧！

二三十，一，子嶺東佛學院。

普湛

了，反正不久開學時候到了，我們又可見面再領受你底教益的？而且，你又是小病初愈，應當要去旅行一次。藉說可以活動血脈，運舒身體，所以我們才沒有十分強留着，並且，

都很歡喜似的送你登程，除乞望你早日進院以外，其餘便什麼也未和你說，因為這祇是兩月的小別啊？那知九月十一那天晚上，不知怎的忽聞說你死了？我不信，隨時四處詢問這消息的來處，結果究竟是真的死了，我的親教師！你知道我這時候是怎樣的懊喪啊！怎樣的悲痛啊！我想所以使你死的原因，仍舊還是那無情萬惡的病魔，這病魔的魔力是多麼的偉大終于纏你至於死地才休，實在可恨極了！

我的親教師！我們早知道你和我們別離的是永別的話，那我們再也不肯讓你和我們分別啊！況且，你的故鄉裡的好友，知道你這次病的特別厲害，還請來院求學的法爾同學，勸你不要一定要回去，恐防勞了身體又要吃苦，即使你一定強着要去的話，那我們尚有許多要請教你的事請教于你啊！現在你既是真的死了，那麼我們所要和你說的請教你的，這一切的一切，都變成了空虛夢幻，這樣，尚有什麼可說呢！唉！

我的親教師！你的死，是佛教的不幸，佛教的新運動不幸，尤其是我們僧青年的前途不幸，近幾年來幾乎沒有一年不追悼新僧中的大德，現在不料你又死了，我們又要追悼你，你，實在真是不幸中的大不幸啊！然而我們雖然在追悼着你，但我到底不承認你是死了的！我這話你必定要和我表着同情的吧？因為你的智慧，你的道德，你的志願，你的……是永遠不會令人們忘掉的，你會說過滅盡倭奴願始空的話，由這點看來，你非特要消除佛教中的教魔，你還要滅盡國家的敵人，所以我很相信你一定是身死而心不死的一個救教救國的偉大的人，你現在這身體雖然死了，將來必須也要和大勇

法師一樣再來人間的！別人都以為你真的死了，我絕對不相信你就這樣的忍心死了的，試瞧；佛教這般不振，國家這般多難，正是四面風雨楚歌不絕的當兒，你真肯甘願死了嗎？我不信，我決定不信，是這樣甘願消極的死了啊？我不但不說你是死了，還要替你說幾句精神十足積極的話，我相信在你的意思，以為這個多病且弱的軀體，與你大相衝突，作事既不可又不能發展你的事業，那能滿足你的志願呢！所以早就應該要換掉去，現在恰巧是掉換身軀的機會到了，於是就這末去掉換一個十足的健全的身體來罷了，我的親教師！我想到這里，却為你改悲為喜了，不特歡喜哩我還要祝賀你的勇進不可思議你以為我所說的話對嗎？

我的親教師！你的意思果然和我所說的相對呢，那麼我就很希望你在這不久的將來，快些來救我們被這種烏煙瘴氣所蒙蔽的青年僧伽和救我們國家中的一切被難同胞，都脫去了痛苦的桎梏，向着光明大道上去，以了你的宿願。

我的親教師！我們大家都在這里等候着你的再來哩！請你快來吧！快些來吧！ 二三，十，一，嶺東佛學院。

東亞唯一刊物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開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二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
郵二分即寄 揚善半月刊社啓

聞靜賢法師逝世感言

溫寓子

我和靜賢法師，既沒有會過面，談過話，又沒有通過信件，乃至沒有過一錢半鈔的往來。像這樣，當然談不上有甚麼交誼。

現在聽說法師已歸入滅了，噩耗傳來，不知怎地，居然在我心弦上，隱隱底彈起一陣悲音。立刻就寫這封報告書，拿同我的相熟的朋友，同時在相熟法師名字朋友面前，說一聲：「××！你還記海溫集的作者靜賢法師麼？」

它說：「記得，怎麼？」

我說：「現在已經作古了！」

「真的嗎？」

「爲什末不真！請看這封信來！」——原來我和靜賢法師認識，就因這本詩集子的介紹，知道靜法師是一箇大有作爲的僧材，又因學友通法師的介紹，知道靜法師是一箇僧教育的熱心家。打從得了這兩次印象以後，我對靜法師的品行和懷抱，就有了相當的認識。同時，就生起了欽佩與敬慕！更在心孔裏，生出無限的希望，希望法師振作精神，努力僧教育！

誰知法師的志願，竟被死魔阻斷了，我的希望，亦被死魔打失了，這是多麼可悲痛的事啊！唉！「光陰百歲三更夢，世界人生一剎那，」本來人命無常，如海上浮漚，生滅頃

刻；君之詩名海溫，似早成讖語。余之別號，亦名溫寓子，則不知何日，將追公於地下也。

人海燈徵文啓事

本刊問世，已一年，茲爲酬答愛護本刊讀者起見，擬出批評專號及週年紀念號，尚望讀者踴躍參加爲盼。

批評專號 徵文

佛學實用辭典——佛學書局出版——

僧伽護國史——佛學書局出版——

佛教哲學之新體系，東方雜誌秋季特大號——

印之——文學十月號——

至孝寺——文學十月號——

泥沙難拾——人間世三期——

良寬和尚——人間世三期——

佛教文學之審美觀及光明思想——中國文學七月號——

以上僅舉原著名稱，文題請作者自定，里僅就我們所看到的舉出，如有別種批評稿件，亦所歡迎。

本專號一俟文稿到齊，即行出版。

週年紀念號 徵文

本刊過去言論之我評

我對於今後人海燈之意見

我們需要一師什末雜誌

華南佛教之將來

現行佛化雜誌總評

以上各題請以客觀的態度作不客氣的評述，本專號定第二卷第一期發表，除上述五題外，如不別種佳構，而又合乎在本誌週年號發表者亦即同時刊出。

徵文方法：（一）佛學辭典（二）本刊數期或全年，此由本社負責人斟酌之。

恭題

靜賢上人像讚

卓哉斯人！恬靜其身；少時穎異，早脫羣塵。擔經渡海，拔世沉淪；詩書爲業，鐘鼓爲鄰。蓮花品格，松竹丰神；是空是色，一悟本真。音容宛在，道譽並臻！

潮安儒英蔡鏞拜撰

誄靜賢法師

本然

嗟哉靜賢師！年少秉英姿；既爲佛弟子，智慧益擅奇。行年度二十，即感韶華馳；指點二十秋之句，密行幾朝夕，誓與佛同悲，智燈日益明，鋒擬處囊錐；天龍齊擁出，不憚教鞭持。跋涉南海道，化雨滋蕙蕤；李桃滿壇席，依法法會時。傷哉海滬集！多虞病體羸；師詩集中

多感那知竟成識，一病不瘳醫！郵音驚病魔，恨樂缺靈芝；秋雨梧桐候，座忽空領彌。昔哉傷東北，曾發從軍思；師有袈裟離脫，此由無我著，愛國切咨嗟換英雄之句。不惟緇門裏，喪弱一旌旗，鐵血男兒

望，當悼失追隨。哀哀嶺東院！尤類一龍龕；前和師感筆，拋磚引玉期。今昇極樂國，安閒叶增能，如此才天忌，慘切秋風歸。顏子年卅二，孔子曾慟伊；君喪早一載，痛哉靜賢師！

輓靜賢法師

化莊

恨恨胸懷有所嗟！潸然一淚墮袈裟。不堪颯颯西風裡，颯落、間半甲花。（師今年三十歲）

「幾多歡樂幾多愁，」半世人生寄海滬

。得入化城 某曰茶毘時見蜜之門 全慧牆上有「亦一化城」故

命，了無色相復何求？

青平師囑和卽此題海滬集全

浮生如夢利那中，縱許彭年亦有窮！真道音容無覓處，此中猶有作家風。

悼靜賢法師

成光

人生如夢幻無常，生有憂離死亦傷！

我本天涯多病者，讀君詩句更淒涼。

海滬一卷斷腸詩，句自清新事自奇！

聞說詩人多壽命，曼殊而後靜賢師。

悼靜賢法師

智圓

傳來驚島法身捐，色相莊嚴盡化煙。

聰慧英靈歸去也，或生淨域或生天。

哭靜賢法師

蔡鏞

筆禿未能賦別詩，那堪更作斷腸詞！傷心門外丁寧語，又道歸來秋半時。生慨颯蓬似海滬，遺篇展對涕俱流！那知今日真蘭若，夢斷香消羣眼愁。悠悠往事浩難量，仔細推來恨轉長！畢竟曇花皆一現，好條燈果到西方。梧桐細雨共紛紛，消息驚傳夢裡聞；應是愁心麻樣亂，悲秋未罷又悲君。

謹步靜賢法師三十初度原韻

悼之

竺廉

剛開吾師慶立年，人生何幻泣雲煙。生如無謂生非苦，死本尋常死亦憐！「濟世有心」聲寂寂，留身乏術恨綿綿；我今一瓣心香祝，乘願重來兜率天！

再步前韻

且

業海浮沉年復年，身心不繫一如煙。暫歸佛土師堪慰，少別人間我轉憐，教敗空餘僧益益，道衰偏見息綿綿；度生自是待開士，劫後重看太古天。

悼靜賢和其三十初度韻

芝峯

馬齒較余遜四年，而今先去拂雲烟；兩賢里曾爭譽，我原名象賢師名靜賢。我十八歲時，師

十四歲。共住故鄉護國寺。師聰穎絕人。

在儕輩中。時人爭呼之曰雨賢人。一

我天涯今自憐！經冷三車聲沉寂。髮蕭

二老淚連綿！師之法和尚爲金山退居淨

斑斑師。尙有老年之師。人間來去真游職

祖在。其悲苦當尤甚。日前書來。淚痕

，願子長生兜率天。」。一證人間二十

年，閉關海上戲雲烟。師三十初度自

春風詠句成識語，來行迹知何似何怕對

春風揚柳天。夜月解心自見憐！事見海

竟成識語。夜月解心自見憐！事見海

解心亭夜月。逝水浮生何短短，凄風苦

采桑子詞。嶺南曾飲曹谿水，應不歸真

雨益綿綿；嶺南曾飲曹谿水，應不歸真

枯寂天。

悼靜賢法師二律 李嘯篁

耗傳露島歸生愁，觸目驚心對海涯！

著有海。迴憶言歸逢六月，約來話舊在

中秋。方期喚醒癡迷夢，孰料人難色相

求！四大本空安置論，緣慳再見恨悠悠

。慨多愁病歷年光，卅秩輪迴喜異常；

見海涯集 正勵精神宣大道，指在嶺東

自念之語 佛學院掌

教兼辦人忽纏痼疾假禪床！忍拋一切離

海燈月刊。人海，遠赴三期選佛場；欲到開元重品

茗，梧桐秋雨滴迴廊。

靜賢大法師千古

不復南面來，長留蘭若鏡中影！

縱然西歸去，應作蓮花國裏人。

王直青敬輓

靜賢法師圓寂

思鄉未至魂先斷！說法道來願已違。

陳泰拜輓

靜賢上人蓮座

塵寰撒手，佛國歸真。驚耗乍傳來，空

勞千里雲纓韃！聞若談詩，經樓說法，

斷魂招不得，舉負中秋月團圓。

鳳城蔡梵子揮淚拜輓

靜賢上人蓮座

握手臨歧，正語重情長，那知病急驚江

，青山有幸埋白骨！

回頭古寺，恨塵封夢冷，任教哀纏纏渚

，秋雨無情滴黃花。

潮安儒英蔡鏞撰輓

靜賢法師遺著編纂委員會啓事

敬啓者本院教授靜賢法師於暑假返溫消夏時中途忽罹時疫歿于廈門鼓浪嶼博愛醫院同人等爲謀永久紀念靜師起見即日組織靜賢法師遺著編纂委員會進行各種事宜惟同人等自慙力薄敬求靜師生前友好各方大德予以下列各事之指助

(一)遺著之蒐集(包括佛學專著，普通論文，散文通訊等。)

(二)史料之供給(包括身世，宏法史實，能賜以有系統的傳記或年譜固妙，僅供給各種材料，亦所歡迎)

(三)經濟之籌助(預計全書出版，非百餘元莫辦，此點全賴靜師師友予以充實之補助)

總計全集擬分編爲一厚冊，連各方追悼文字在內(預計年底出書對子供給材料及捐款諸大德當概行奉贈若干部至收到捐款當隨時在人海燈報告及另製奉正式收據希望台端接此通告後即行賜覆以利進行爲盼關於本會工作情形隨時在人海燈報告(此通告已另印寄發靜師師友恐有遺誤特再補刊於此)

靜賢法師遺著編纂委員會

總歸
通一
寄塵

天台二十五方便

靜賢遺著

引言

摩訶止觀一書，爲天台三部之一；它的內容爲非是顯示關於修靜慮者取捨進趨的門徑。去年上學期我在閩南佛學院講此書時，（刪定止觀）除其他文義稍感覺重煩外，而對於這二十五方便則頗覺具體而切實；對於修禪觀者確是一個最重的條件。現在不妨介紹於此，作爲我們修持的借鏡。先具列一表然後逐項畧加分談之：

二十五方便

一具五緣	二詞五欲	三棄五蓋	四關五事	五行五法
1 持戒清淨 2 衣食具足 3 閑居靜處 4 息諸緣務 5 得善知識	1 色 2 聲 3 香 4 味 5 觸	1 貪欲 2 瞋恚 3 睡眠 4 掉悔 5 疑	1 食 2 眠 3 身 4 息 5 心	1 欲 2 精進 3 念慧 4 巧心 5 一

一具五緣

一持戒清淨

戒，是涅槃的基礎，佛陀的慧命。出家僧無量的功德，萬行的事業完全是建築於戒上。假使失了戒有如渡海破了浮囊使有喪身失命的危險。依佛所制比丘有波羅夷戒，僧殘戒，波逸提戒，乃至滅淨衆學等共二百五十戒。二乘則有定共道共解脫等戒。菩薩則有攝律儀攝善法饒益有情等三聚淨戒；其名詞種種差別無量。總之凡惡皆應斷，凡善皆應修，便不違戒的意義。如我們在比丘地位上對於四根本波羅夷戒（殺盜淫妄）乃至微細具足二百五十戒完全守持無犯可謂清淨道器。止觀引釋論十種戒所謂不缺不破不穿三戒便指持此等戒無毀犯義。假若纖毫毀犯，乃如器已缺已破已穿便成爲無用的東西。所以欲從修持道中而達到菩提涅槃的目的，第一件重要因緣就是持戒清淨。

二衣食具足

吾人所以終日造作事業，是端賴于色身。色身所以維持，乃有需乎衣食。

止觀云：『衣食以備飢寒，然後身立，身立而後道可修』。這里所謂具足，並不是希望奢侈豐美的衣食，乃是求其身不露肚不餓罷了。如迦葉尊者一生穿糞掃衣。雪山大士披鹿皮衣。食則常行頭陀而取得之，或宴居深山得隨時草果等而食之，或從信心檀越供給而食之。如此即可以立身行道。假若即此亦無有，那身如何安道如何行呢？經云：『如來食已，即得菩提，此雖小緣，能辦大事』衣食是人生最重要的問題，縱修出世行者也不能逃出它的範圍。

三閑居靜處

止觀云：『若隨意則無處不安，若修三昧要在靜處。止觀所指靜處有三：一深山遠谷，二頭陀抖擻，三闌若伽藍。然而爲麼要住靜處呢？這就是在爲避環境故。人之心理是隨環境而轉移的，深山遠谷等處隔絕羣雜的社會人羣，它日夕所接于耳觸于目者無非是山水林木飛殘雲太陽明月等自然界之美景。境既清，其心自寂。故古人云：『眼不見其可欲則其心不起』。由是則止觀易持。——老實說現代欲專爲自己成辦大事於道相應的真正比丘，那非離開這個奇形怪狀的社會不可。這個社會實在

有些不合于真正方外之徒，處處給與人以惡濁的影像。所以在心地觀經上如來再三懇切地囑咐新發意菩薩欲要修出世行者必須往住阿蘭若。這閑居靜處實是修持者一個當前的問題。

四息諸緣務

這里所謂緣務，是指有妨礙禪觀的世俗雜務。止觀裏提出來有三種；一人事，二技能，三學問。人事，如世俗交際上迎送往來慶弔等事。技能，如醫方卜筮書算咒術等事。學問，如終日讀誦問答把晤書本執筆等事。這些事在世俗上原不為過，但在真正修禪觀者非一概屏息之不可。法苑珠林說：『未見鑽火而得冰，種豈而得麥』，世間因決不能獲出世果。故欲修出世業者，須先遠離世間因。

五得善知識

吾人所以知見正確，道業增長，是賴乎善知識誘掖之功。故經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止觀上所說有三種善知識：一外護善知識，二同行善知識，三教授善知識。外護善知識，是為我們作種種物質上供給等事，而使我們安心辦道。同行善知識，是彼此共修一道

具有互相勸發的功能。教授善知識是給與我們法理或功用上的指導。這二種善知識都是應當十二分尊敬的。假使有人發心修持正法。求一善知識不可得，而猝遇一惡知識，那就危險橫生，日夕熏陶，思想行為遂因之而趨于邪途。這所以修持對於善知識一椿事又是一個重大的因緣。

二 訶五欲

一 訶色

上既具五緣，於修止觀者可謂善緣無缺。而于此又須進一步作斷欲的功夫。五欲即是五塵，五塵原不是欲法。因為行人於這等境上起希須貪愛之心，故以欲名之。色，是眼根所對的境。有正報色依報色。正報色如赤白長短明暗善昧素頸翠眉皓齒丹脣等的男女之色。依報色如青黃赤白紅紫縹綠等的實物之色。這種種色俱使人見而生愛，愛而起貪。由是所以止觀銷沉，忘念紛起，遂陷于煩惱的深淵。所以如來說色如『熱金丸』執之則燒。修止觀者對於這色欲須極端訶棄之。

二 訶聲

聲，是耳根所對的境。也有正報聲依報聲，正報聲如男女舞蹈歌唱等聲。

依報聲如絲竹絃管環劍鈴佩音樂寶器等聲。這些也都動人心志有礙于禪觀的惡境。所以如來說聲猶如『塗毒鼓』聞之必死。

三 訶香

香，是鼻所對的境。有好香惡香平等香乃至男女身分等香。如不知香之為害一經愛着，乃有如如來所喻『龍氣』嗅之則病。

四 訶味

味，是舌所對的境。如酒肉珍肴肥腴津膩甘甜酸辣酥油鮮血等味。這些美味也能令凡夫不覺着心生愛着。殊不知它的害處有如小兒舐『刀口蜜』的危險。

五 訶觸

觸是身所對的境。如冷暖粗澀乃至男女身分柔軟細滑等觸。一覺快感便沉醉于其中，而起障道因緣。如古仙人于異性身上而起觸欲故乃失神通為淫女騎頸。這所以如來喻觸有如『臥獅子』，近之則齧。

三 棄五蓋

一 貪欲

前五欲是五根對現前五塵發五識所起的過患。現在五蓋乃是由五識而轉入

于意地上的一種大障，其惡較前更烈。換言之就是這五蓋完全是意地上堅固所緣的影像。如往昔曾經眼所見的美好色，或耳所聞的可意聲，乃至身所受細滑愉快的觸，至現在更深刻的盤旋于腦際，或而密作方便而望取得之。這所以成爲心內大障，非棄除之止觀實難以成？

二 瞋恚

小止觀云：「瞋恚蓋者，是失佛法之根本，墜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爲害尤深。假使于靜寂時忽追憶起過去曾經或誣害辱罵我過的人，那即刻心盛氣勃忿怒相續必欲報之而後已，所謂「睚眦之怨必報」。人皆有這種瞋恚心所以相殺相凌怨怨相報無已。經云：「瞋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這試測瞋恚關于人生而且是修菩提的害患何等之大。

三 睡眠

吾人一切事業之所以成功，無疑的是賴乎精進。若喜睡眠則一切事業無望，況長遠的佛道呢？睡眠二字乍看之似無二相。若依止觀的分別所謂心神昏闇名爲睡；六識闇蔽四肢倚放名爲眠。修止觀者所以每每不得力，除忘念難調外

是遺于這睡眠蓋。

四 掉悔

掉，就是輕舉忘動意思。止觀上說有三種；一者身掉，身好遊走，坐不暫安。二者口掉，好喜競爭是非無益戲論。三者心掉，心情放逸縱意攀緣乃至思惟世間文藝才技諸惡覺等。身口意三業不澄靜所以名爲掉。止觀說：「掉而無悔，則不成蓋」。悔，就是事過後而起悔心。譬如我們平常或喜看戲感下棋乃至作其他種種無謂的事業，當時只管隨興隨緣亦並不覺得過非，乃事過後則悔心生矣：唉這真是可惜好好的光陰又給無聊事奪去。在普通這原是一種自覺心反策，不以爲過。但在修禪定人心心中不應有這種過分的反念，如果悔悔不捨，乃便定境不安，故云「憂悔心重，轉爲定障」。由是所以掉與悔當一致棄捨之。

五 疑

多疑者就是無勇氣無果決的表現，譬缺乏自信心故。凡多疑的人對任何一切事理總前思後想躊躇不決如這件事很可以做的，因爲他過分的疑惑徒見出弊端來致恐懼進而又退。或對于理解原來是正確無誤的，他忽而又自不親信起來

而轉于非正確上去。由是所以對于一切事業終無成功的希望。如人行路立于三叉路口究竟走那一條路好？終于徬徨無目的盲從。止觀上又明疑相有三：一疑自疑師三疑法。疑自，謂我根性下劣，罪垢深重，或非道器修有何益呢？疑師，謂他亦是一個不過如此的常人，有何善學美德教我呢？疑法，謂將有誤我了吧？疑法，對于自己平常所修習的學行理或門，或非中理而有謬誤吧？如是三疑在懷爲定大障。這不但對于修出世道業無有希望，就是我們修學乃至作一切事業俱失其成功的效能。

四 調五事

一 調食

食，是維持生命的第一要素。但平時對于食亦須有相當的選擇與限度。若食穢濁的物品則令人心識昏迷增眠。若食不正宜帶有刺激性的東西則令人性情盛勃增長煩惱或動宿病。所以修定者要使身心安預須深慎之。故經云：「身安則道隆，飲食知節量，常樂在空閑，心靜樂精進，是名諸佛教」。

二 調眠

止觀云：「眠是無明惑覆不可縱之相

，若其眠寐過多，非唯廢修聖法，亦復喪失功夫，而能令心開味，善根沈沒，當覺悟無常，調伏睡眠」。眠是眼食，又不可過于苦節，如果過分精進日夜不眠，那有如阿那律陀雙目失明的危險。爲是所以修道人亦須調適之。

三 調身

吾人所以禮拜誦讀乃至入禪端賴有這身，假使這身或稍有不適，那就影響到道業的進行。由是所以須調身；調身令不寬不急，取自在暢適之道，

四 調息

調身調息與下調心這三事原屬一體應連繫釋的。現在因取行式上整齊故並列之：息就是指鼻管裏出入的氣息。氣息緩和和粗細是有關于人的心志與安定緊張，故入禪時須調息之適當。調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風相，坐時覺鼻中出入呼呼有聲。喘相，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順。氣相，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所以稱爲氣相。息相，不盛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資神安隱，情抱悅豫，此爲息相。現在這里調息就是取最後這一相。總之使它不澀不滑不疏不數，如是則于

定無病。

五 調心

心雖爲身之主定之本，但依入禪的步驟則爲第三調。例如初入禪室即安身正坐使它暢適如意不寬不急，是爲第一調身。身坐已即調鼻息出入粗濁澀滑至最後得息相而後可，此爲第二調息。這第三調心要使它不沉不浮。若坐時心中昏暗，頭好低垂，是爲沉相。若坐時心好騷動，心亦不安，念外異緣，此是浮相。如是即不能發正定境。故欲使正觀現前須調心安隱不沉不浮。

五行五法

一 欲

世間無論作什麼事必須有一種希望心。這欲字就是對於自己已所修之行或所習之業其加以一種極誠懇的希望心而祈底于成。所以這欲字亦名爲志，亦名爲願，而志願即任于究竟之成功。假使沒有這欲字，那一切事業皆成虛假縱幸勤而無最高之代價。然而修止觀者究竟欲什麼呢？止觀云：「欲從生死入涅槃」。有這一種堅固最高的希望心那縱出世道業難成亦終有到家的一天。

二 精進

上面欲是心理上的希望，這個精進是心爲上的希望，這個精進是行爲上的表現。韓愈說：「業精於勤荒於嬉」，一切事業所以失敗，就是沒有精進力故。不但說一切，如來於三大阿僧劫行難苦行從勤行精進中得來，就是世俗古今一切有歷史的偉人亦莫不從艱難困苦中樹立起他的偉大不朽事業。所以修止觀祈底於菩提者對於這精進心更須充分的準備。

三 念

念就是思想專注的意思。譬如我們作那一件事，那思想就時刻繫于那件事身上，如是事則有成。又念，是心理上的揀擇，小止觀云：「念世間欺誑爲可賤，念禪定爲尊重可貴」。如是則能棄惡從善。在修止觀人心理中所念者那無非是涅槃等的境界。

四 巧慧

巧慧，是說對於一切事理，有一種善巧認識辨別的能力。假使缺乏這一種功能，那就是愚暗，愚暗者於是非真妄之理必不能正確的觀察，甚而被邪僞法之所迷惑。所以修止觀者這一種慧亦必不可少，具此，然後才知世間之樂與出世間之樂有得失特殊的懸別：世間之樂

，樂少苦多，虛誕不實。出世間禪定智慧之樂，無漏無爲，寂然閒曠，水雫生死，與苦長別，這樣的認識理事清徹，故名巧慧。

五一心

一心，是說心無二用。譬如作一件事即以全副精神放它身上，決不三心二意改途易轍。如是則事業未有不成者。如謂：我一心決定要修禪，我一心決定要脫離人間悲苦，我一心決定要證證涅槃寂靜安樂。有這一種深刻專一的意志，而一切行才不至虛費。

假和尚與假警察

靜賢遺著

在一個太陽將要下山的薄午，二寺大殿前丹墀中不知什麼地方來的臥着一個面黃體瘦約有四十餘歲的人。身穿和尚短衣，——長衫纏在身上，右腳穿單眉和尚鞋，襯長統布襪。左腳包着醫院裏紫痕瘰的薄紗布，外現膿黃色，胖腫之狀有如一支小冬瓜背後右脅邊還貼着一個紅色的止傷膏藥，不但不能立移半步，甚至欲想坐起來與人談句話亦絕對的不能。移動時只能用左手拍着地如蛇一般拖行的。氣喘聲嘶，任何人見之

結語

以上二十五法俱稱爲方便 其意義是謂善巧修行方法，以微少善法，成無量行解而入于菩薩位或佛位。大論云：『能以少施少戒出過二乘上』。譬如善經商的人，以少數資本能獲無量福利。這所以爲善巧修行的方法，有鉅獲而無浪施。又這二十五法不但是修禪那求正覺的絕對需要，就是我們修學乃至立身行事亦是一重不可忽畧的條件。吾人須刻意遵行以期收獲無量的利益！

二千三，六，二二千嶺東佛學院。

疑他命在旦夕而激動悲心替他歎歎不置呢！

當羣衆圍看時，有人問他：你怎麼弄得這個樣子？

你是那里人？現在從什麼地方來？

他答：『我是江蘇鎮江人。五年前被一個朋友帶我至廣東潮州鄉下開豆腐店，他鄉作活，雖如何艱苦，但求得一家的溫飽，他亦無所計；故數年光陰去如流水。不幸去年九年間家中失火，不但器具什物一概被燒光，唉！我的妻

子並一個男小孩一個女小孩，俱同時葬身于火窟了！唉！這時的悲痛真我使肝膽俱裂，一家四口，只剩我一身，茫茫天地我將如何是好呢！想後思前，除向佛法求解脫修持出世功德以懺此重大罪孽外，實無以度此殘生。

由是乃於去九月間投潮州花龍岩求文高和尚剃度。吾師看我固非常老誠忠實，故他自己雖也是一個極窮困的老衲，但慈悲爲懷，竟多方成就我今年乃東奏西找合贖英洋八十元，命我回原籍寶華山求戒。可是苦命的人，魔難重重，仍未有已。當我離開小庵過潮州。潮州至汕頭雖有火車來往，但我爲顧惜金錢計，寧捨車而步行。約離汕頭尚有二十里路許，是時天已昏黑，路上已無行人，忽然有四五人迎面而來，我以爲是過路人，乃絕不驚避。不料一近我身，即拿出小刀小槍，向我痛嚇，扭我不放，問我有銀錢快拿出來，免吃苦頭。啊我那時魂不附體心跳口顫地說：『啊出家人那里有銅錢呢？諸朋友如要，只有這個包裹裏幾件舊衣裳，你們拿去吧！』我終不忍直獻示所繫身上囊中的八十元。唉！狠心的強盜，只要財不顧人命，

竟手槍向我亂放，不幸腳上中彈，背後被鐵棍骨頭幾乎被鐵棍俱打斷了。（說時手並指着傷處）。八十元亦終于被他拿去了。唉！那時的痛苦，誰復能想像嗎！如果有地洞可鑽的話，那早已埋沒自身了！

在那滿身疼痛漫天昏黑的時間空間裏過了一夜。第二天見道上走路的人，都大呼救我。可是在這人心目下道德淪喪的時代，還與那個顧憐着人家的痛苦而肯費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呢！從那稍有惻隱的人，除留住脚步問明原因後表示一點歉意外，亦只束手無策揚長而去了。唉！直至將近中午才有一個極慈厚的人設法昇我至庵埠車站，乘火車至汕頭，進醫院醫治。在醫院裏已有二十多天了，現在因爲已好一點，故于前日出院由汕頭乘安微輪原欲抵上海返故鄉。無奈船房因我沒船票，竟迫我廈門上岸。幸上岸時有一老太太憐我可憐出資僱人力車叫我到此地來，以求設法。」

「我現在虔誠拜望諸位老戒師慈悲給我買一張船票到上海俾得回故鄉那就感謝不盡了」（說畢合掌聲淚俱下）

看見這等的形狀，聽得這番的說話，

我想世間若無鐵做心肝的人，誰也不免爲他滴下淚來吧！

如是人來人去，你問我問，一直至于寺內大衆晚餐畢，又漸聚漸衆觀視探問。有的說：「這不是和尙定是什麼壞人被人打傷而假裝病」。

有的說：「剛幾天，人看見他在妙釋寺是手上害腫的，怎麼今天忽而變腳上來了」。聽了這話，大衆皆起了異常的懷疑。竟有人說：「把他和尚衣脫下來，趕他出去就是了，何必同他多囉嗦呢？」可是還有慈悲較深切的人，聽到這話，未免傷心，乃大聲地說：「不我們無論他是和尚不是和尚，但看他到這種地步，總盡一點同情心，安能見死不救呢？今晚且給他一個地方睡，待明天再說，或能大家發心，明天送他到海寧醫院醫治，醫好設法送他回里。」即時衆中猛然有人插上說道：「剛才不是有位老婆婆對他這樣說嗎？叫他跟她去每軍醫院，醫藥費完全由她擔任，待醫好說還給他十元旅費趁趁船，可是他連聽多不聽。『那里有這樣道理，』（在未親聽這話的人自然不相信。）遂將送醫院事對他說，他果然頭搖手搖道啊？

我不要入醫院啊！我只望諸位慈悲給我錢買張船到上海就够了」。于是大家兼那慈悲深切的人俱爲他起了莫明其妙的懷疑與厭恨。天下那有這樣的人，病重如此，替他送醫院，病好還給他旅費回鄉，在理自然是十二萬分的歡喜，他反絕對地不願，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他從大衆口吻上，似乎識得大衆對于他神秘的作用，有所了解；而對于自己的動作將有所不便。故即時改變初要睡寺內的計劃而強要求睡二門外。大衆說三門有風不好手指着兩軒廊簷下給他睡，可是他無論如何終于不願，並說睡裏面對于小便有不方便等理由。口一邊說，身一邊動，直向天王殿外面拖。大家看他拖得可憐，有人欲與他擡，而手尚未觸着他的身，他卻驚惶地手搖口叫道：「啊！痛啊！不能擡啊」？如是只顧讓他比風還要慢的拖行。大家亦隨着他至門外，等他睡定始各散去。

約在九點鐘後將近十點鐘時，一查夜警察，手捏電筒，漸漸由東面而來，至近病僧前即用電筒一射，並發聲問：「喂，你是什麼人啊？那里來的睡這里

啊！先生，我是出家人，因為脚被賊盜打壞而不能行步，且又沒有盤費回鄉，前天由汕頭乘輪到廈門，故剛纔下午到此懇求寺內諸大德給我買張船票到上海。病僧惶恐悲哀地說。

「啊，你既是和尚，應當睡在寺，裏不能睡這里，致妨礙我巡查的責。」警察一面說，一面以手杖于大門上拍拍不已。

寺內僧聞拍門聲即開，出來了三個僧人。

喂，他也是一個和尚，你們寺裏怎麼不給他一個地方睡呵！——警察指着病僧向寺僧說。

「我們剛才原來是擇定一個地方給他睡的，可是不曉得他是什麼意思，後來他自己強要睡門外。他說自己是和尚，因被強盜打傷而到這里來的。我們又懷疑他恐怕不是真和尚，而是一個什麼人被人打得這個樣子而假裝這樣比較容易騙錢些。又有人說，不但不是個和尚，并且病也是假裝的。故剛才我們欲與地脚解開着，他死也不肯，替他送醫院，他又不願。故究竟是和尚不是和尚？」

？真病假病？我們正在悶葫蘆中欲想試驗一下才好。」寺僧對着警察說。警察聽了這話躊躇一下。

「把你的脚解開來看。」警察命令式的說。

「唉！先生；不能解呵！醫生說過不能吹風呵！」

「快的，不要噁索

警察更加大的喉嚨催着。

他在此情形下，迫不得已，只好依命慢慢地解，

愈解紗布愈長，解至一半，他還哀求着說：

「啊！先生實在不能解呵！風吹不得呵！」

但至此，還有誰肯被他騙過去呢？終于被迫而解完，警察即蹲下腰用電筒細照他的脚，上上下下前後，竟尋不出他一線的痕痕。唉！可憐！神秘的把戲，至此乃完全揭穿了。警察即叫他站起來，他亦只好硬着風皮慢慢地立起警察又向他問個究竟。

「你到底是和尙不是和尚？若照實說出來，或情有可原。不然，便帶你局裏面去，定你妨碍秩序之罪。」

「唉！我雖不是和尚，但被盜是確實的，因為到這種地步，若不裝這樣子，在這社會上，還有那個顧憐着你，而豈不是徒自坐視餓死嗎？唉！先生請原諒我吧！」

最後警察還提起手杖作欲打狀說：「快去，不走，馬上帶你局裏去。」假和尚被嚇，竟如馬一般的向西面跑了！

第二天清早客堂知客僧對大眾說：「我們幾個人昨十點鐘差不多，為欲探明那個人的究竟，我頭戴學主帽，一手捏電筒，一手執拐杖，頸領用圍巾遮蓋，假作巡夜警察。由西邊小門出去，至裏那個人前，即逼他脚解開來看，竟是內裏着很多的棉花，並用黃色水滲透外，絕沒有一線的痕痕。」大眾聽了這話，並各至放生池邊看，果然一大卷紗布與一大堆棉花，乃相笑不已。

啊！現社會上固有這樣不可思議神妙的把戲，這深刻空情態，十足的病狀，誰能會參得出他是假的？縱老經于世故的人，亦不免為他所惑。

唉！經濟困難惡濁的社會，竟造成人類這樣不可思議的動作，事雖可恨，而情實可憐！

佛教新聞

記者

南京

首都古林寺，原為律道場，每年春冬兩期，與寶華制度無異。近該寺住持感于中國僧眾受戒日多，而知戒者日少，決發心整頓及本年冬期已教請嘿庵法師演述梵網經、諸律律部，務使受教者能知戒守戒，嘿庵法師宗教兼通，近尤致力律部，刻已允許，聞定十月十五日開講，想真實發心受戒者當能獲益不淺也。

香港

何東爵紳夫人，何張蓮覺居士，信仰佛教有年，近鑑于華南佛教女眾信徒之知識缺乏，獨資起建東蓮覺苑，並于苑內組織寶覺佛學社一所，招集女眾佛徒授以世出世學誠女眾佛徒之福音也！頃該社簡章已寄發各方：潮汕一帶青年女眾願往求學者願不乏人，記者深願其能為華南佛教放一異彩也（各方如欲索閱該社簡章者，可向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函索。）

杭州

杭州半山佛日寺，創設淨宗學院，依據中國佛教會，訂定佛教高等專門學校，組織章程，注重行解，已於四月間招考學僧。茲悉該寺已將講堂，寢室布置完竣，現已聘

請佛耀法師為教務主任，定于八月十九日入學試驗，二十日開始授課，聞報名者，已達數十人。該院暫選二十名，至該院課程注重行持，學僧有調減少行持益以講解，該院院長未能照辦！據云，行持為學佛人最要之事云。

鎮江

鎮江諸山，為盡國民之天責，協力合辦佛教慈幼院，業有七八年矣。每年經費，需款三千餘元。該院由鎮地潤商學校校長李雁湖先生兼任院長，數載以來，成績無多！客冬李校長逝世，特開院董會議，公推蘇省佛教會主席仁山法師繼任。法師學多年，極堪勝任！現該院力謀刷新，整頓一切，于教職員方面，尤為嚴格聘任，接辦以來，開頗有生氣云。

又訊：焦山定慧寺佛學研究社成立，鎮江焦山定慧寺，新任持智光法師，熱心佛教教育，儲志十有餘載。故自今春接位以來，與退居等，商議建設佛學院一事，今已得退居等同意業。定于本期開辦華嚴研究社；並由和尚自任院長，聘南亭法師為主講，雲開雪煩東初法師等為教員。學額暫定四十名。聞已考取三十餘名。業已開學授課云。

青海

西寧西山堡佛教居士林成立，並請前閩南佛學院出身之心道法師為導師，茲將其通書節錄

錄于下：

敬啟者：敝林恭請

心道法師為本林導師，業於國曆七月十二日正式成立，選出成廣中、李廣信為林長，胡廣月，為宣傳主任。孔光珍為修持主任。祁廣顯，為慈濟主任。除呈西寧縣政府備案外，合行函告，即希查照、時加指導為荷，此致
寄塵大法師慈鑒
寧西山堡佛教居士林啓月八十七日

編完以後

編者

本期的靜賢法師的紀念號，總算是勉強的印出，是在讀者的面前了！這，我們不能以為滿意！因時間的短促，和經濟的匱乏；在質上，在量上，都是呈着這未緊巴巴的窮相來！真是不勉寒慚啊！

雖然，這是我們做事的不到家，而讀者未能有充分的援助，也是一個原因吧？嗣後，凡關於靜師的，在靜師遺著編纂委員會啟事條件之下：希望讀者！尤其是靜師的師友的讀者，在材料和經濟的兩方面，給我們一個充分的援助，這是存欣俱感的。

再者，開于本刊第二卷的批評號和一週年紀念號的所擬的各題，亦希望讀者按題著作，源源惠下，俾類編輯，分期發表，如文體格和了徵文接近的，亦當精選佳構，稿酬從豐。

二三，十，一四。

人海燈雜誌募集基金小引

粵自歐風東漸，美雨西來，三毒蔽天，八德掃地，匪仗我佛之教化，曷輸有情之正見？此本刊丁茲五欲橫流末法之時，而肩此救斯世之陷溺重大職責，非偶然也，故先達有言：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故發行佛化雜誌，正爲當務之急矣。全人等弘法有心，負擔無力，冀聚沙以成塔，期衆擎而易舉，因此發起募集，無非以效嚶乞，恭祈

十方長者，正信居士，普結良緣，廣種福田，同舉隻手，共解錦囊，多多益善，少少何妨，俾得捨財有限，獲福無量！——爲已爲人，兩操勝算，佛法功德，不可思議，當亦爲諸仁者之所樂聞，爰綴數言，以爲之引，茲將鼓勵之心辦法，謹列于下：——

- (一) 自捐一元以上者，得贈本刊一年。
- (二) 自捐或代捐五元以上者，爲社員，得贈本刊二年，并優待訂刊八折之權利。
- (三) 自捐或代捐十元以上者，爲特別社員，得贈本刊五年并優待訂刊五折之權利。
- (四) 自捐或代捐五十元以上者，爲普通社董，得永贈本刊，并得造像登刊誌謝。
- (五) 自捐或代捐一百元以上者，爲特別社董得有監督權利。
- (六) 自捐或代捐五百元以上者，爲社董長，有保管基金權利。
- (七) 自捐或代捐一千元以上者，爲名譽社董長有監督言論權利。
- 人燈雜誌社敬啓